

一笑震江湖

5

金童精品武



东, 54A-2

44.568

丁T-5

31

C-1

金童精品武侠集

之五

笑震江湖

第一册

甘肃民族出版社

新登字 004 号

笑震江湖

金童 著

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0 字数 720 千字

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

ISBN7-5421-0485-1/I·142

定价:34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树大则召风，名高当见嫉，朱门必遭劫
大侠南宫度夫妇，不顾各己安危，为危
护武林正义，与一些武林群魔展开殊死的
搏斗。

“庸愚乃福，聪明多祸”使本书多一份
色彩，也使本书看完之后，多了一份沉思，
不禁额首称赞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怪 叟	1
第 二 章	奇 女	17
第 三 章	寒梅一枝秀	39
第 四 章	落拓本书生	60
第 五 章	代女择婿	78
第 六 章	为友复仇	98
第 七 章	清风吹云散	119
第 八 章	驼神降五鬼	142
第 九 章	求 源	164
第 十 章	追 踪	186

第一章 怪 叟

歇晌之后，饭口已过，“护国寺”外林立的摊棚，正好生意的时候，尤其是“无遮棚”内，座无虚席。

只能坐上三个大男人的长板凳，硬挤上四位，谁也没出怨言，个个聚精会神的，听“快乐叟”话说当年。

那知这老头儿十足黑心，一个“关子”吊死人，他就是不再接着说了，却吩咐他那公子哥儿似的徒弟，道：

“小龙，拿块‘鹅卵石’来！”

小龙二十一二的年纪，文质彬彬，眉目却透着英挺之气，嘴角永含笑意，是摊棚户中最得人缘的少年。

“快乐叟”来“护国寺”已经三年了，小龙是去年方找到他师父的，师徒两个亲若父子，使人羡慕。

小龙管着替茶客们斟水，收钱，那么大的地方，如此多的客人，铜壶却只有两把，有人说“快乐叟”小气。

铜壶高有二尺，圆桶形，铜盆般粗，装满了滚开的水，谁也不知道有多重，隔邻卖药的“二狗子”，曾提提试

过，竟没提起它来，不由生了邪气，吸一口气，用足了劲，不合乎，壶底刚离开地！

因此，茶客邻居们，都说“恰恰乐叟”生心期负小龙，也有人夸赞小龙好旅力，大概是个练家子。

小龙却总含笑告诉大家，说他师父赚钱不少，可都送给了苦哈哈们，壶虽重，日久生巧，自能应付如意。

这时小龙刚好给客人们对完了水，放下大铁壶，条卢旺达上捧过一块鹅卵石，大如麦斗，放在地上。

接着，小龙把条桌下面那柄巨锤抓起，站在一旁伺候着，“快乐叟”扫了茶客们一眼，道：

“那一位帮个忙，用铁锤把这块石头打碎？”

茶客们都是经年老客，谁也不出头，坐下第二排左首最边的一个汉子，虎立而起道：

“在下就等这一天，我来打。”

“快乐叟”一笑道：

“客官话里有话，能讲？”

大汉一指红柱上的对句，道：

“上面写着‘谁打碎鹅卵石，我说尽天下奇事！’老头儿，这是生意经，还是真实话？”

“快乐叟”道：

“老头儿这个生意，不用骗人，自然是真实话。”

大汉点点头，大步而前，伸手就抓小龙拿着的铁锤，意味着他一铁锤能把石头打碎。

小龙一闪，大汉抓空，“快乐叟”适时说道：

“客官且慢，请问石头打碎之后，你想干吗？”

大汉环眼一瞪，道：

“当然是要你‘说尽天下奇事’了！”

“快乐叟”又是一笑，道：

“这个容易，客官预备怎样打这块鹅卵石？”

大汉咦了一声，道：

“当然用这柄铁锤了。”

“快乐叟”道：

“客官弄错了，要打只能徒手打，用铁锤谁也能打碎它。”

大汉双眼一翻，道：

“什么，徒手打碎这块鹅卵石？你是说话还是放屁？”

“快乐叟”残眉微微一皱，还没有开口，小龙却哎哟一声，大喊声要大汉躲开，字还没喊出一个，大汉却已杀猪的狂叫起来，双手捧着右腿，左脚像跳蚤似的，一直跳高，惹得茶客们哈哈大笑不止！

小龙却蹲在地上，两手抓住了大汉的右脚脖，不停的揉摸，劲用的不小，一面还不停的说道：

“真是的，真是的，你怎么不快躲呢？唉！这也怪我，本来就拿不动这柄铁锤，却又要逞英雄，真是的。”

大汉疼得眼泪鼻涕齐流，话说不出半句来，脚脖子

被小龙抓着，如被钩搭，动不能动，砰的一声摔跌地上！

肥大的屁股，真巧，正坐在铁锤上面，这一下几乎要了他的命，疼得脸全变了颜色，冷汗直流。

半晌，痛楚渐减，勉强咬着牙，拐着腿跷着右脚，站了起来，右脚面已肿成了刚烤熟的肥鸭一般。

大汉目瞪口呆，刚要开口骂，小龙又把铁锤摔了起来，大汉立即禁声，左脚一连三蹦，跳出五尺以外。

这举动又招来一阵哄笑，大汉阴森的哼了一声，狰狞的目光恨而狠的死盯了小龙一眼，一跛一拐的走了。

砰！

“快乐叟”坐在他那软墩椅上，猛地一拍面前的小桌子，把他那宝贝小瓷壶，震的一跳，说道：

“这名震南北的巨盗，‘飞天虎’孟无极，就在阴险恶毒的‘云鹞’张一冲奸险，大有张一冲若在，必把他万剐千刀不可之势！

久久，一名茶客突然问道：

“老头，这姑娘是那一年的事？”

满座茶客闲言俱皆一楞，不由个个目光转向这问话人的身上，这人不禁暗中奇怪，自忖：

“怎么？难道有人认识我？”

“快乐叟”适时却已回答道：

“这件事，已有十五年了！”

这茶客一笑，道：

“十五年前的事，老头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快乐叟”反问道：

“你想知道原因？”

这茶客颌首道：

“当然！”

“快乐叟”一指条桌上的鹅卵石，道：

“你若能徒手把它击碎，我就告诉你。”

这茶客瞥了鹅卵石一眼，把舌头一吐，道：

“算啦，算我没问。”

说着重又坐下，小龙提着那大铜壶，走了过来，道：

“官官昨天没来。”

这茶客一笑道：

“昨天忙一点，小兄弟不认识我，我是老客人。”

小龙也一笑道：

“难怪看着面熟，对了，有一画子您连来了半年。”

这茶客哈哈一笑道：

“好记性，果然认出我来了。”

小龙心里冷笑，伸手抓过这客人面前的茶壶，正准备给这名别具用心的客人个厉害，左角上有人突然开口道：

“老头儿，你说的话可算数？”

“快乐叟”眉头一皱，道：

“客官是指什么话问的？”

这次问话的人，五旬年纪，一张黑脸，两道浓眉，鹰钩鼻子，薄而紧抿着的嘴一笑，表现出他的残酷和机警！

“快乐叟”话刚说完，这人一指红柱上的对子，道：

“这十四个字，和刚才你对那位朋友说的话。”

“快乐叟”道：

“我老头儿一生没说过谎言，和不能负责任的话。”

这人嘴角掀起一丝冷笑，道：

“那很好，检一块硬点的过来，我要打。”

小龙不愿再对付刚才那个茶客，提着铜壶走了过去，尚未开口，“快乐叟”却已吩咐小龙道：

“小龙，先给我封上点滚水。”

小龙，“嗯”了一声，上前封水，恰好站在这人和快乐叟的中间，不知得到了什么指示，小龙不再过问此事。

他提着大铜壶，到了条桌，顺手捡起一块鹅卵石来，往这人面前一扔，笑嘻嘻地说道：

“接好，别砸了脚。”

这人冷哼了一声，伸手去接那块石头，岂料这石头煞是作怪，就在这人眼看接到刹那，力道突失，直落而下。

这人惊咦一声，身形一闪，左手迅捷向下一抄，已将石头接住，但却不知何故，身形猛地一栽，几乎摔倒！

这人神色陡变，已无适才那种狂傲之气，抬头盯了小龙两眼，掂掂石头的重量，沉思未语。

适时，快乐叟笑声道：

“客官在打碎这块石头之前，可能赐告尊姓大名？”

这人眼睛连霎，突然把鹅卵石往地上一丢，转身就走，快乐叟哈哈一笑，对一干茶客道：

“年轻人就这么冒失，也不想想，这鹅卵石是出名的坚硬，用铁锤只能敲得一片片崩落，徒手怎能打碎。”

这人业已走出“无遮棚”，闻言突然止步，又回来了，哈腰拾起扔在地上的石头，正色问道：

“老头儿，现在我决心打一下试试，设若侥幸打碎了这块鹅卵石，问你的事你能回答得清楚？”

“快乐叟”道：

“老汉不是神仙，要分客官问的是什么事？”

这人道：

“武林中事！”

“快乐叟”一笑道：

“老汉有十之八九的把握，不过最好客官能先问，若是老汉知道，然后官客再打石头不迟。”

这人沉思刹那，道：

“你这里可有清静地方？”

“快乐叟”道：

“老汉不回答不敢对人说的事情！”

这人浓眉一皱，道：

“好吧，我要问你，现在可知道‘云鹞’的下落？”

“快乐叟”咙了一声，道：

“客官要问张一冲的住处？”

这人点头道：

“不错！”

“快乐叟”道：

“客官贵姓，大名是……”

这人目光一亮，道：

“有此必要？”

“快乐叟”肃色道：

“客官若不想说出真话，有必要也是枉然。”

这人嘴角一抿，道：

“我的姓名和所问的事情，若在老头儿你家中谈的话，自然会实话实说，此处人多嘴杂，有些不便。”

“快乐叟”道：

“老汉从来不在家里做生意，客官说个姓吧，这样老汉便于称呼，再就是老汉姓“生”，客官也请记住。”

这人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我姓孟！”

“快乐叟”哈哈两声，道：

“好姓，孟子儒中亚圣，孟姜女一代奇女，孟获虽被擒七次，终不失丈夫本色，孟客官，你问的老汉知道。”

孟姓客人闻言神色一凛，顾不得质问“生老头”快乐叟的讽谏言语，急忙答话，郑重地说道：

“当真？”

“快乐叟”正色道：

“老汉说话，从不胡言乱语。”

孟姓客人说一声，“好！”左手托握住那块大鹅卵石，右掌扬举而起，臂腕叫力，才待拍下，快乐叟适时喊道：

“且慢！”

孟姓客人倏地收手，目视快乐叟，快乐叟一笑道：

“孟客官这个问题很值价。”

孟姓客人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生老头你反悔了？”

“快乐叟”把头一摇，道：

“老汉生平行事，从不知‘反悔’为何物。”

孟姓客人浓眉一挑，道：

“那你呼停为何？”

“快乐叟”道：

“孟客官要打这块石头，就须打碎，碎块不管若干，却应大小如一，自然若能击之成粉，更见功力。”

孟姓客人怒目而视，道：

“你还有什么刁难处，最好一块儿说明。”

“快乐叟”道：

“孟客官若自忖技所不能，老汉并不勉强。”

孟姓客人冷哼一声，右掌如石火闪电般向鹅卵石上一拍，并没见他如何用力，鹅卵石却分八块坠落地上！

众茶客轰雷般喊一声好，再看地上那八块碎石，大小无不相同，不由又齐声呼赞，孟姓客人却若无若事的道：

“生老头，这能算数了吧？”

“快乐叟”淡淡地说道：

“孟客官好功夫，‘小天星’掌力不足为奇，‘能以气分力’一拍八打，实令老汉佩服！”

孟姓客人神色陡变，尚未想好答辞，快乐叟又说道：

“孟客官请近前来，老汉回答你的问题。”

孟姓客人大步而前，立于快乐叟小桌前面，快乐叟并不开口，却自小瓷茶壶中倒出几滴茶水，以指浇水写字——

“云鹞远在天边，仇家近在目前！”

孟姓客人目光闪出异色，道：

“孟某不懂哑谜。”

“快乐叟”冷冷的看了他一声，悄声道：

“孟无极交游遍天下，欲将云鹞张一冲者，数难胜计，阁下乔饰虽佳，以举仍冒大险，何不速去？”

这自称姓孟的客人，闻言神色陡变，目光顾盼左右久久，对快乐叟拱拱手，道声“领教”，匆匆而去！

此人刚走，突自“远遮棚”外传来燕语莺声，接着几声格格如银铃般娇笑，走进棚中三位美艳的少女。

少女们身后，跟着一位五旬年纪的老者，精神焕发，

红面黑髯，一望即知决非普通人物！

小龙脸上带着一向讨人喜欢的微笑，迎上前去，“无遮棚”中，很少有女客人入座，因此惹得人人注目。

这时三位少女中，穿淡紫色衣衫的一位，问小龙道：

“喂！你们这里是卖什么？”

说话的神态，非常傲慢，秋水双眸，扬闪着轻蔑的光芒，小龙暗皱了一下眉头，答话却依然含着笑，道：

“这儿卖上好的茶，还可以听我师父高兴时，说上一段‘武林奇事’，不过很少有姑娘们来。”

紫衣少女黛眉一蹙，没好气的说道：

“怎么？你们这儿是不准姑娘们来呢？或是……”

小龙答话很好，道：

“做生意可不敢有‘准’或‘不准’，只是……”

紫衣少女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少噜苏，那就给姑娘们泡上壶好茶喝。”

小龙答应声是，却笑着道：

“我们这里的规矩，是每一位一壶茶，有一位算一位。”

紫衣少女星眸一瞪，道：

“泡好了嘛，说什么废话。”

小龙两道剑眉一皱，无可奈何的转身泡上茶，三位姑娘已经选好了一张恰好无人的空桌子，各自入座。

那五旬年纪的老者，却单独一个人，坐在另外一桌，

三位姑娘中那位穿白衣的，转头对老者说道：

“秦总管请也过来坐吧。”

这位秦总管，闻言起立，恭敬的说道：

“多谢叶姑娘，小的还是自己坐好。”

紫衣少女却适时对白衣少女道：

“叶姐姐甭管他，他就是会这个讨厌样子。”

另外一位穿粉色衣衫的姑娘，却瞟了紫衣少女一眼，似想说些什么，可是回头朝秦总管时，又将话忍了回去。

小龙已将茶泡好，刚刚少女们的答对，他早已听清，知道老者是姑娘们府中的下人，故意先端壶茶给老者。

老者没等小龙送到跟前，已开口道：

“小哥儿，请将茶先敬给姑娘们。”

小龙无法可想，一转身，把茶放在那位穿白衣的姑娘面前，然后是粉色衣衫的姑娘，最后才端给紫衣少女。

紫衣少女看出小龙这是有心而为，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喂！你刚才说，你师父会讲‘武林奇事’，谁是你师父？人在哪儿？叫他讲一段听听！”

小龙素日挂在脸上甜笑，突然消失，冷冷地说抱歉，他老人家正不高兴呢。”

紫衣少女怒目而视，娇叱道：

“什么？做生意还说什么高不高兴，姑娘……”

小龙也没好脸色的插口道：